

<<年月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年月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652359

10位ISBN编号：7807652357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时间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305

字数：33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本书内容主要包括瑶沟人的梦、耙耧山脉、黄金洞、年月日、耙耧天歌、大校、朝着东南走、小村与乌鸦的黑猪毛 白猪毛。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，1978年应征入伍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欲》、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等8部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日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10余部，散文、言论集5部，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。

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。

其作品被译为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20种语言，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。

2004年退出军界，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，为教授、驻校作家。

<<年月日>>

书籍目录

瑶沟人的梦
耙耧山脉
黄金洞
年月日
耙耧天歌
大校
朝着东南走
小村与乌鸦
黑猪毛 白猪毛

章节摘录

瑶沟人的梦 田湖大队是镇委会所在地，有十八个生产队。我们家住瑶沟村，为十八小队。

十八小队是孤单小村，被四千余口人的田湖村甩在一里之外的耙耧山下瑶沟口，就像从伏牛山上滚下来的一粒小石，又像林地外派生的一株黄牙小树，由此你可想象到，村人们会有什么不同常人的心境，不同常人的事情——其实，日子就是日子，光景都是日出日落，你也不要奢望我的日月中与众人有太大的差别。

— 大雪封盖了整个街镇。

镇车站上十分空荡，没有一个人影。

下了车，我环视四周，炫目的皑皑白雪，使我心里感到一片迷茫。

好一会儿才隐约看见街面那端有一雪人蹒跚挪动，身后留下一串并似的脚印。

我朝前走去，认清那雪人就是家父，心里不禁怦然一动，想起了叠在口袋里的“速归”电报，心就立马石落一样沉重。

不消说，爹的身后，来接我的是非灾即难，不然不会把我从洛阳催回。

“回来啦？”

“唉。

家里、出了啥事？”

“大队要让你当秘书啦！”

“爹说着，火红的笑就摆在冰冻的脸上。

他身上披了菜园的塑料纸，来接我手中的行李时，周身都炸着脆裂的冰声。

我跟在爹的身后，心里安然又漠然。

大队秘书，就是文书的角色，管管党支部的公章，替公社统计一些数字，扫扫大队会议室，给支书和革委会主任泡一杯浓茶……这并不是我的理想。

然看到爹脸上翻身解放似的喜兴，也不能低了他的情绪，就只好闷闷地不言。

爹说秘书虽是个小角色，可也到底算是大队干部。

说前天支书见了队长三叔，支书讲连科这娃儿不错，现大队秘书是个知青，要招工返城，算来算去，还只我的文化高些，字也写得周正，是大队党支部最好的秘书人选。

如此，队长三叔就把我用电报召回了。

我说：“爹，洛阳搬运的活儿不错，一天能挣两块多钱。

“图个前途。

”爹说，“当个大队干部，也不枉了你两年的高中学业，也算咱阎家出了领导，对起了先祖列宗。

”“秘书……侍候人的，算啥儿领导？”

”“能管几千口子人哩，听说军队营长手下也才几百人。

”我不好再跟爹叙说啥儿，就默默地瞅着大街跟着步。

高中辍学回来，到洛阳火车站当搬运工，转眼就是年把，如今并不见家乡有多少变化，心里不免郁结惆怅。

街岸上房屋比往日更加破旧，房檐下都落着脱下的泥片，只有墙壁上批林批子L、评法批儒的专栏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标语还焕发着新气，似乎墨迹未干。

穿过镇街，正西走了一程，瑶沟村就迎到了眼前。

村人们都在村头老皂角树下站着，一见我和父亲，就大老远靠了上来，团团把我围着，仿佛旧时迎接赴京考试的中榜举人。

我有些惶惑，不要说我还没当上大队秘书，就是当上了，又能为村人做些什么？

能让瑶沟的啥儿有所改变？

队长的哥哥——二伯伯过来扶着我的头，用另一只手在我脸上抹一把，又抹一把，连连说着“出息了，到底出息了”！

二伯伯的眼光像落在水里的两盏老灯，那样说的时候，似乎是极力想从昏花中挣出来。

<<年月日>>

我站在人群当中，看到了人们那又喜又美的目光，也都和二伯伯一样，各自的眼角上都嵌着黏糊的黄米。

四野的白雪，映照着村人们那米黄色的面孔。

村前的雪地里，一只孤零零的黑狗，痴怔地盯着茫茫天空。

我抬头看看天空，不见啥儿异样，然狗却那样久久地凝思不动。

村人们都朝那痴狗望过去。

只见队长三叔回来了。

队长三叔在雪地走着，脚步儿极快，白雪在他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尖叫，系在腰上的牛皮条儿松脱了，落了扣的袄在他胸口上一掀一掀，露出的那块紫肉就像一块生锈的铁板。

待队长走近了，我叫了一声三叔，他问了一声回来啦，就解下腰间的牛皮条儿，把一块石头上的厚雪抽下去，一屁股坐下，长长地喘口气。

“我他奶奶！”

”队长三叔说，“党支部的会议结束了，返销粮每个生产队给一千斤，却只给咱十八队七百斤。

”“为啥？”

”“说就咱们队没人出去讨要饭。

”“可他妈的咱们队穷得一村人供不起一个高中生，干部他妈的不知道？”

”队长不再说啥，从口袋摸出一条书纸，中间一折，搭舌头上一过，撕开来，又拧了一把鼻子，一半纸擦了浓鼻涕，一半纸折出一条小沟，伸到了大伙儿面前。

我爹一直站在一边。

这会儿他瞄了瞄静静的人群，犹豫一下，就取出烟荷包往队长的纸条上倒起来。

“烟叶？”

”“芝麻叶。

”队长把我爹倒去的黑色芝麻叶摊开卷好点着吸了几口，面前就有了团团烟雾。

从那烟雾里看去，队长的脸就像各家灶房的老灶爷神像。

大家伙儿都看着队长，不言不语，仿佛要从队长那张脸上期待出什么来。

到未了，队长把烟掐灭，将余剩的半截装进口袋，从烟雾里醒盹过来，在我面前认真地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今儿夜你和我一道去支书家一趟……先当大队秘书，再入个党，当支部委员，等你成了大队支部书记……咱村日子就他奶奶好过啦！”

”

<<年月日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